



# 在黑暗中寻找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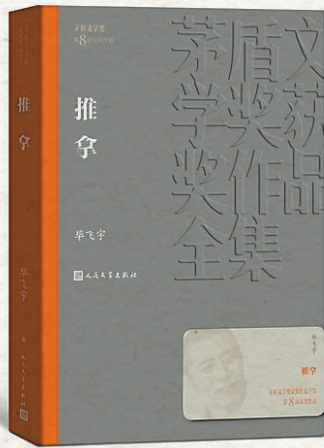
□ 黄伟兴

看不见光的人，比谁都渴望被看见。对盲人而言，世界不是由色彩与光影构成的，而是由温度、声响与气息组合而成。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正是从这样的感知出发，将目光投向一家普通的推拿中心，为读者铺开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冷静而克制的叙事，聚焦盲人推拿师群体的日常生活，在有限的黑暗空间里写出人性深处对光与尊严的执着追寻。

小说围绕“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一群盲人推拿师展开。他们聚在一起，彼此依靠，也彼此摩擦。《推拿》并不是讴歌盲人的范本，也不唱赞美德。作者没有想当然地美化笔下的人物。盲人的生活有欢笑、眼泪和温情，也有困顿与局限。小说写出了他们的敏感、多疑和骄傲。毕飞宇似乎很清楚，健全人很难真正进入盲人的世界，因此他并不急于替他们解释什么，而是让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显露自己。他们有脾气、有欲望，也有自尊和坚持。黑暗过滤了光影，但无法滤掉人心深处的欲望与骄傲。

都红是书中颇具特点的人物。作者写道：“都红仰起脸来，骄傲地伸出了她的下巴——音乐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事实上，她不喜欢钢琴已经很久了，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过钢琴。她喜欢的只是音乐，拒绝表演，不是对音乐不敬，是出于对别人怜悯的不屑。旁人希望她作为“盲人钢琴手”登台演奏，在掌声与同情中成为某种励志的象征，可她宁愿沉



▲《推拿》  
毕飞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默地离开舞台。她拒绝成为别人眼中的励志符号，选择不做他人眼中的“盲人”，这份决绝，令人动容。

王大夫的命运则沉重许多。他曾在深圳打工，攒下一笔钱，希望和女朋友小孔过上安稳的日子，可股市亏损让他一夜之间回到原点。当催债的人找上门时，他在众人面前划开了自己的胸膛。此时，推拿店里的人都愣住了。他流出的不只是血，更像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用身体守住的最后一点体面。

此外，书中还描绘了小马的单纯与执拗、沙复明的孤独与骄傲、张宗琪的沉默与警惕……这些人物让那间推拿中心显得格外真实。推拿中心似是一面没有镜子的墙，他们都在上面摸出了自身的模样。毕飞宇没有刻意强调他们“盲人”的身份，他呈现的是他们作为人的日常：他们会争吵，会计较，也会在某个瞬间流露出真诚与温情。

《推拿》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它能够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另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对盲人而言，世界不只是通过视觉才能展开的，而是辅触觉、声音和气味慢慢形成的。小说里有个细节常被提起：金嫣问泰来自己好不好看，泰来想了很久，说“比红烧肉还要好看”。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笨拙，却鲜活生动。红烧肉是味道，也是记忆，是生活里真实可触的经验。对泰来而言，那已是最接近“美”的表达。此处，我们也可意识到，美并不只存在于视觉之中，它也可以来自生活的触感与想象。

如此不寻常的日常里，自我的尊严更显得重要。盲人可能觉得别人看他们的目光里，往往带着一种不自觉的俯视，所以他们格外敏感。都红拒绝继续弹琴，是因为她更希望别人是出于对她技艺的赞赏，而不是被同情的对象；王大夫坚持让出租车司机为自己开门，也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在旁人看来，这是件小事，可对他而言，那一刻他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乘客以及正常的人。他们内心都渴望被正常对待。

书中对此番处境与尊严的书写，让人想起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思考。史铁生以轮椅为起笔点，反复追问人在命运面前如何去理解生命与尊严。毕飞宇则把目光投向盲人推拿师，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守住自己的体面。而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漫记》，则是虚构了一场席卷城市的白色失明症，将健全人投入极端困境，在文明坍塌中叩问真实的人性。对毕飞宇而言，让笔下的盲人活在推拿店的日常之中，在拥挤又平凡的生活里守住自身尊严，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无论是在极端境遇中揭示人性的深渊，还是在寻常日子里寻觅真实孱弱的光亮，都有着动人心扉的力量。

读完《推拿》，很难自我定论这是一本关于盲人的小说。它写的，不过是人在有限的处境中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也写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守住所谓的体面。那些推拿师每天用双手接触别人的身体以谋生，而我们在阅读时，也仿佛被那双手慢慢按压。许多平常不曾留意的情绪，亦在这样的叙述中慢慢浮现出来。全书克制却有种无言的深沉之力。《推拿》写盲人推拿师的生活，拷问的却是每一个人的内心。处于黑暗中生活的人，也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光。那光或许并不耀眼，但足以支撑人们继续向前。正如“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你依然能开完全程”，人不必时时光芒万丈，只要心怀微光、步步向前，终能抵达属于理想的境地。

# 探幽文学之径

□ 来芙蓉

在品读《纪念他们的步履》这本书的时候，笔者脑海中反复回荡着两句话。一句是高尔基的名言“文学就是人学”。另一句是恩格斯的主张——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同整体的比较中决定的。

洪子诚的学界地位，基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曾鼓励洪子诚撰写文学史的好友钱理群评价道：“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知名学者陈平原评价洪子诚：这是一位勤于思考且勇于探索的研究者，始终在探路、问路、引路。三十多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普遍使用并产生持久影响的经典著作，也是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之一。不过，对于普通读者和普通文学爱好者来说，由于专业背景和学术能力的壁垒，加之时间精力有限，读《中国当代文学史》颇有“欲登太行雪满山”的意味。

为了接近洪子诚的文学世界和“心灵原野”，怀旧散文集《纪念他们的步履》不容错过。《纪念他们的步履》收录了21篇散文，主要致敬了北大中文系的五位先生——乐黛云、谢冕、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同时也深情描绘了丸山升、木山英雄、黄子平、戴锦华、孟繁华、曹文轩等海内外学人的风采。洪子诚用文学史家和亲历者的视角，引领读者品读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学术耕耘与人格魅力。他以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洞察，通过个人的生命轨迹，折射出当代文学学术史。

《纪念他们的步履》书名来自冯至的《十四行集》——“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在笔者看来，洪子诚的笔调温润平实，读来如清风拂面；提及书中人物的特殊经历，又饱含悲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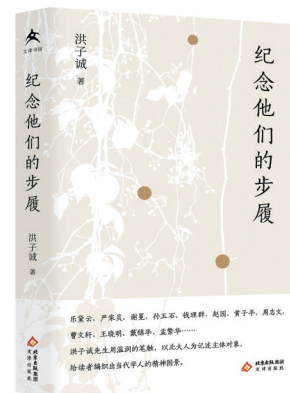
对于老师乐黛云，洪子诚认为：“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她的真实，拿我自己说，表与里、言与行总存在脱节，存在不一致，甚至互逆的情况；她却是我认识的人中，较少‘面具意识’的先生。听她说话，听她讲课，读她的书和文章，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她的一致，她的自然和自信。自然，就是不做作，就是率真坦诚，就是不左右摇摆，不见风转舵。就是在风云变幻、眼花缭乱的时势中，努力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苟且、不阿世媚俗。就是保有开放、批评，但也包容、非排他性的心态。”

洪子诚把钱理群称作“坚守的启蒙者”——“在他的生活中，存在某些原性质质的因素，这让他时在时局、形势莫测变幻中虽有困惑、调整，但步履分寸不乱。这些‘原点’是：一个人（鲁迅）、一座城（贵州安顺）、一个不断出发和返回的‘自我’。”

提及钱理群出版于1993年的著作《丰富的痛苦——“堂吉珂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洪子诚写道：“这不是他最成熟的书，但却重要”“这本书的贡献是，在顽强地维护理想的前提下引入必需的怀疑精神”。

洪子诚认识曹文轩超过五十年了。《纪念他们的步履》中收入了《曹文轩：〈三家巷〉第一章的题目》一文：“小说写作，小说艺术思考，有助于他批评、研究基点的确立；反过来，学术思考也提升了他写作的境界和方法”“他坚信存在着超越时间、空间的‘本源性’的东西，一种普世性的‘人性’和‘美’。坚信‘文学’自有其边界，‘文学’和‘非文学’，‘真正的文学史’和‘伪文学史’，可以清楚划分”。

与洪子诚先生打过交道的人，无不感叹其谦逊品格。他常说，自己的谦虚只是由于胆小和犹豫。然而，如果与他的心灵走得更近一步，你会发现，这种谦虚实为内在笃定的外化，进而被他身上那种既充分开放又内在稳定、既随物赋形又持中正的气质深深吸引。《纪念他们的步履》正是引领读者与他的心灵更进一步的绝佳桥梁之作。



▲《纪念他们的步履》  
洪子诚 著  
天津出版社

# 向海图强的精神坐标

□ 洪忠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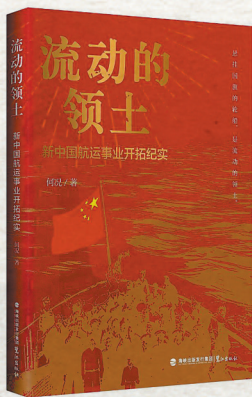
作家何况从厦门给我带来了浓郁的海洋气息。他的著作《流动的领土：新中国航运事业开拓纪实》一下子把我引向了“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和“红色海运史”中。正如作家徐剑在《序》中所说：“他以观沧海之姿，伫立于鹭江之滨，问深蓝，打捞沉于海底的历史。风雨过后，惊涛水沫落尽，一部红色航运史浮出水面。”从江西婺源走进军营的何况，许是与他同乡，又去过厦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大学，我仿佛与书中记叙的人物、事迹，在时间、空间上的距离拉近了。

本书《育才》《革命》《行船》《举旗》《归航》《北上》《支前》七章正文，以及《不是尾声》，生动细腻地刻画了新中国第一批航运人员的立体群像——他们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克服重重困难，租赁外轮、策反商船、护送民主人士，最终建立起了新中国远洋船队；他们不仅在“香港—厦门—大连”的航道上劈波斩浪，还“像新中国航运业的种子，四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陈嘉庚、钱之光、杨琳、袁超俊、刘双恩、方枕流等开拓者的名字，永远载入新中国航运史册。全书收集、参阅《集美航海学校校史》《红色华润》《百年航海》

《中国航海史料》《沧澜航程：中国近代航海史话》等20多种文献资料，可见作者对历史的敬畏感与自觉意识，以及向史料开掘的深度和勇气。

“悬挂国旗的轮船，是流动的领土。”这样的题记，既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又是具有统领性意义的。中国海岸线长，海域辽阔。历史的潮汐，从“1920年2月，爱国华侨陈嘉庚正式创办集美学校水产科，为他筹谋已久的航海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泛起。这是陈嘉庚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阵痛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海洋事业为世重视，各国无不皆然，其技术之重要，前途之远大，生活之安定，为各业冠”而做出的抉择。

随着作者一章章地推进，我读到了“以闽海大地为叙事原点，打捞起一段尘封的红色航运往事”。通读下来，发现贯穿本书的核心主线，是毕业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刘双恩等16名党员白手起家，创建起我党领导的第一支远洋运输船队，他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将滞留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



▲《流动的领土：新中国航运事业开拓纪实》  
何况 著  
鹭江出版社

成功策反国民党香港招商局及旗下“海辽”轮等多艘商船。本书人物形象立体鲜活，细节刻画深入人心，精神表达具有情感温度，以新中国航运事业开拓者的的人生历程，传递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为

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全书以史料彰显细节，以细节推进叙事节奏，做到了有机融合。比如源自“1949年12月29日”在“香港富豪酒家”的会议记录，落款为“1950年1月15日”的“香港招商局起义启事”，还有一批布告、电文、信件、诗稿，等等。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海辽”轮起义后，“海厦”轮、“蔡锷”轮、“教仁”轮、“海康”轮、“成功”轮等13艘海轮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策划下，相继起义的细节，步步紧扣。这分明是作者极力从历史史料中去打捞，尽最大可能地去展现历史真实的结果。从中，我感受到了作者秉持的学术精神，还有对文学创作初心的坚守。

显然，这是作者挖掘近现代海洋文明，精心为读者奉献的一部力作，厚重、开阔、通透。同时，他又写得十分接地气，比如有“行船跑马三分命”“黄金是硬通货”“水脚公会”等描述。在我读来，该书以新中国航运事业开拓者的人生故事和家国情怀，为历史记忆赋予了时代精神，以深蓝传递赤诚，为我们树立了向海图强的精神坐标。



# 阅享无界

□ 付楚彬

“不爱书的人翻开书就会打瞌睡，爱书的人当然觉得这里就是天堂呀！”说起对萍乡市湘东区图书馆的印象，读者雪清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

雪清几乎每周末都带小朋友来湘东区图书馆。问及原因，她直言在家的時候不光小朋友无法静心看书，就连自己也时常无法专注，刚拿起书本翻了两页，不是觉得小孩的玩具可以清洗一下，就是觉得客厅的地板还能再拖一遍，一本书翻开两个月了，故事还停留在第二页。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一位教师，拥有旁人艳羡的生活。可按部就班忙碌之余，偶尔也觉得少了一点鲜活的生命体验。于是，她总会在休息日带上儿女，来到家门口的图书馆，和小朋友一起读绘本、做手工、看电影，感受亲子时光的同时，也抽空读一读那些情节轻松、有趣的都市小说，借小说人物的经历，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雪清曾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散文作品，回忆过童年趣事，也尝试以文字抚平些许生活的遗憾，是一个与文字有缘分的

人。充实的日常，让她放缓了写作的速度，但她继续写作的梦想还在。持续不断的阅读，浇灌着她的下一代，亦滴灌着她内心理想的种子，而湘东区图书馆这个拥有许多好书的场所，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天堂。在读者炙热的眼神和滔滔不绝的故事之间，这座通透明亮的现代简约派建筑，化为一件玲珑剔透的稀世珍宝，被捧在手心，骄傲展示。屋外，阳光穿过微风拂动的竹林，在玻璃落地窗上轻描几笔意趣，为忠实的读者送上时光的礼物。

萍水河蜿蜒穿城而过，新老城区之交，湘东区图书馆临水而立，一手牵起老区的烟火记忆，一手托起新城的文化梦想。作为国家一级公共图书馆，湘东崭新的文化地标，它不只是一处藏书阅览之所，更是一座敞怀拥抱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以书香、全新的文化体验，收纳、展示着这座传统工业重镇的文脉与温情。馆内四层阅读空间，二十余万册藏书，八百余个阅览座席，十五个功能区，整体以乳白与原木色为主色调，没有硬性隔断。馆内还引进了双屏数字阅

读一体机等专业化数字平台，知识与知识、知识与读者之间的“无界”令人向往，置身其中，空气、阳光、知识与书，一切缓缓流动、自在穿梭，与窗外河流相映成趣。

书香不只在册页，温情更藏于细节。读者的优秀书画作品，有机会成为这里的珍贵馆藏，与知识、美景一同陪伴每一位来去的读者，日光流转，画上竹影浮动，路过即为画中人。大厅的左手边，捐赠图书展示区以整整两面书柜的宽敞空间，大方展示湘东本土作家的优秀著作，同时也让每一位图书捐赠者感受到自己和书籍都被如此珍重。外墙上的凌冽线条，给了图书馆一个现代、安全的外表，而湘东区图书馆真正想要走近读者身边的诚意，赋予了这座庞大建筑一颗柔软、温暖、包容的心。

台阶周围晕染着淡金色的光芒，左手边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同种类的畅销书目，上楼的间隙，便可选上一本心仪的读物，待到二楼坐定，“阅读进步”之路正式开始，一秒不耽搁。

读者罗江正捧着余华的散文集《山谷

微风》静静阅读。书桌左上角摆着两本研究生考试资料，旁边还有厚厚一叠笔记本，以不同颜色的封面区分科目。“考研非常辛苦，我每次觉得学不下去时，都会重读一遍余华老师的散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因此也断断续续把这篇文章抄写了很多遍。”说起自己的阅读故事，罗江顺手翻开了手边那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一页页蓝色墨水笔迹，浅蓝抄录原文，深蓝写下那一刻的心情，好似心底翻涌的海浪。从建筑系跨考中文系，他无法笃定自己会成为名扬四海的大作家，但他笔下的蓝色墨水印在雨季的潮湿里，一笔一画从清晰到氤氲，如他理想中的蓝色大海。

春夏秋冬，书海不语，于指尖、眼中、脑海间徜徉，洗去梦与现实间的边界。

如果愿意，找一个静谧的休息日，挑一本感兴趣的书籍，钻进图书馆舒适的沙发吧，或是端坐在明亮的木质书桌前，让风吹过指尖的书页，绕过笔尖“沙沙”的足迹，让文字与故事把时间拉长、放慢，慢得让人忘记日夜，只要享受阅读。